

# 張作霖興亡記 (二)

季慶雲

## 張吳之間互不佩服

直皖戰役結束後，張作霖和曹錕連袂入京，東車站鋪起黃土，公府大排筵席，這一回張作霖的收獲，是兼了蒙疆經略使的輝煌頭銜，並函獲了定國軍新從日本購得的一批新式軍械。民國十年四月中旬，北京政府因蒙事吃緊，電召張作霖曹錕兩巨頭入京，張作霖先入關到天津，和曹錕靳雲鵬、王子春（占元）先見面，主題是「援蒙」，實際談的是地盤分配，欲取察熱綏三特區為己有，又想攔取京畿軍警大權，繼而藉着征蒙問題，領得軍餉二百萬及開放費一百萬，曹錕只索得欠餉五十萬。

曹銳替他哥哥抱不平，斜眼總理靳雲鵬僅僅說句：「四爺，你不知當家人的苦處」，曹銳飛起來碗，罵靳雲鵬：「你不配當家就得滾蛋。」奉張和曹靳都是兒女親家，本來是羣英會，却演成「探親相罵」，急得要備車出關，幸虧王占元以和事老自居，繼而打牌吃酒看戲，才圓了場。

其所。入寶山而不空手，如何不引起奉張對關內的興趣？武力既佔上風，更進一步，便干涉到政治頭上了。

民國十年十二月十四日，張作霖推荐梁燕蓀（士詒）組閣，邀曹錕捧場，詎料吳佩孚反對這交通系首領。梁閣成立單靠這關外王的一力支持，吳秀才（佩孚）藉個勾接結黨，賣國媚外的大題目，搬「新古文觀止」，始而通電，繼而逕電斥罵，有「燕啄皇孫（隱燕蓀二字），漢祚將盡，斯人不死，國不得安」，「請問今日之國民，誰認賣國之內閣」的妙句，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。

繼而儘量套用着「討武陟檄」、「驅鯉魚文」筆法，發表討梁士詒通電，梁士詒以奉張為後盾，張作霖叫他安心供職，那「水竹邨人」徐世昌，見到不對，叫周肇祥到奉問張作霖有何辦法，他不是酸秀才，他只會「以拳頭對抗拳頭」。

居然在謀臣策士商量之下，想出一套正大說法——擁護元首，制止武人干政。「有事必察其有無，情必審其虛實，……銳練周約以入人於罪，不特有御國家之元氣，且可以服天下之大心。」

……以愛國熱誠，轉而為禍國之導線，試問與賣國之結果，有何差別」之句。

張作霖根本看不起吳佩孚，而吳佩孚也不把張作霖放在眼裏，曹錕、曹銳，無法調停，梁閣站不住，梁士詒飛到天津稱病，張作霖派張作相率第廿七師入關，通告說：「奉令拱衛近畿，暫駐軍糧城，聽候調遣」。

吳佩孚也調張福來、蕭耀南二師由鄂北上，馮玉祥一師由陝東行，陣兵鄭州，戰雲瀰漫，大有一觸即發之勢。民國十一年四月十九日，張作霖發出皓電：「竊以統一無期，則國家永無寧日，障礙不去，則統一永屬無期，是以率師入關，以武力為統一之後盾，凡有干政亂紀者，即視為統一和平之障礙」。

吳秀才（佩孚）如何不怒，乾脆以致電請奉軍出關，並出了「財閥盜閥，同惡相濟」的惡聲。外加「作霖不死，大盜不止」，仍不脫秀才家文采。

## 直奉大戰退守關外

改稱為鎮威軍，以軍糧城為大本營，自任總司令，以張敬堯、孫烈臣為副，以張作相為東路司令，担任津浦京奉兩線，張景惠打前敵，兼西路司令，担任京漢線。

奉軍五師十混成旅，分佈小站、馬廠、獨流、楊柳青、靜海、通州、長辛店一帶。那邊吳佩孚亦親自督師，雙方弓上弦刀出鞘之際，浙督盧子嘉（永祥）電勸釋爭，北洋三傑之龍的王聘仰（士珍）也奔走調停。張作霖頗想適可而止，但吳佩孚態度硬極，水竹邨人（徐世昌）也下一道不痛不癢命令：「兩軍各即撤防，三使聽候查辦」，可是西路長辛店，中路固安，東路馬廠，敵對已有了接觸。

奉軍在長辛店滿佈地雷，吳佩孚熟讀春秋孫吳兵法，記起火牛陣來，決採「母牛陣」，驅逐一羣母牛端着地雷前衝；另組敢死隊襲進，抓了奉軍尖兵，得到奉方口令，偽裝奉軍衝進長辛店，張景惠和前敵鄭芬剛剛入睡，從夢中聽到衝殺之聲，奔路而逃，吳佩孚揮動大軍前進，奉軍不戰而潰，各路均無鬥志；第一步退出軍糧城，第二步再退灤州，楊宇霆在灤州搭起浮橋，接應敗軍，大部分得以保全。

五月五日，徐世昌下令，限奉軍撤回關外，懲辦梁士詒等；十日又令，張作霖免職，聽候查辦，這一「馬後砲」只是在「政府公報」上多餘地排上幾個字粒，於事實無補，十一日東三省各法團電推張作霖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。

這次戰役，奉軍受挫，却不單是吃了母牛的虧，却另外受了「菩薩」的氣。說來也是一段笑話。

先在直皖戰役之後，奉張入京，氣傲甚盛。那時海軍總長薩鎮冰代理國務總理，和諸願要到車站迎送，薩鎮冰為海軍耆宿，有菩薩之稱，然亦頗有城府，平日衣履樸素，儀容又復萎靡，活像個鄉巴佬。張作霖和薩鎮冰從來沒有見過面，此，張作霖儘和各歡迎大臣週旋，對薩鎮冰認為不相干人物，做不為禮，薩鎮冰受其冷淡，認為奇恥大辱，心銜已久，思得機加以報復。

奉直戰起，薩鎮冰忽自告奮勇，親率艦隊，扼守山海關近港，把船頭裝的大砲搬上岸邊，遇到入關增援的奉軍，便開砲猛轟。因此，奉軍如不急退，勢必被截為兩斷，故而寧斂羽而歸，挾勢誇說，不意因無心失禮於人，終於吃了大虧，怨毒之於人心大矣哉！

奉張退出關外，尚擁有雄厚實力，因為孫烈臣和張作相、張景惠、張敬堯這三張王牌，究竟是老將了。張作霖回瀋之後，重用新派軍人，派遣親信人員攜款六百萬，網羅在歐美學習兵工人員，以重金禮聘到奉，月俸六百元起給，並修建高級宿舍配住。同時，擴充東北兵工廠，每月經費定為二千萬，所有歐洲最新武器製造，都可仿造。政治方面，積極維持治安，一面由梁士詒、徐樹錚、楊宇霆策動反直大同盟，以圖報此一箭之仇。

### 國父嘉許張氏父子

這反直大同盟，一直擴為孫段張三角聯盟。國父孫中山先生初對張作霖無甚印象，曾有「北

有獅子，而有森林」（指陸榮廷）之語。民國十一年，直系去徐世昌迎黎元洪，不久，廣州即有陳炯明之叛變，蓋出於直系與陳炯明之勾結。

國父痛於「人心世道之憂」，因利害一致，遂從汪精衛之請，先致書張勳成（敬堯），囑輔導奉奉合作，許以「奮鬥不懈」，並有「東北根基穩固，大有可為，因應得宜，必多良會，兄當途既稱契合，希悉心學畫，匡扶正義」之語。

旋奉張派吳自堂（光新）、韓芳宸（麟春）先後到滬，謁晤國父，共策進行。國父隨亦派汪精衛赴奉報聘，並有函致張作霖之子張學良，囑告乃父，「力持定見」。又派楊滄白（庶堪）赴杭，與段系實力派浙督盧永祥聯繫，徐樹錚亦奔走閩浙，數月間，三方信使不絕於途。十一月，國父為安奉張之心，覆書給張作霖云：「文前與公書，謂此後對於大局，無論為和為戰，暫彼此和衷，商榷一致行動，決不參差，迄今此意杳毫無改，凡公所斡旋者，文必不告異同，且當量力為助」。

徐樹錚在福建建建國軍制置府事，與許汝為（崇智）不協，許崇智徐樹錚交惡流言，不脛而走。國父特函楊大實關之，說「各報所載許崇智徐樹錚不恆之說，直調言耳，幸轉告兩亭鄰葛二公，勿以介意，文與芝泉兩亭，共患難日長，終不願部屬友好，睚眦相向也」。

國父對盟友之坦率及謀略之運用，均不難於此中尋繹之。二次直奉之戰，吳佩孚終於失敗，蓋非偶然也。及曹錕賄選得位，國父通電申討，奉張浙盧亦一致響應，革命軍回師廣州，準備

北伐。國父派葉譽虎赴奉治取聯繫；這時張作霖父子，得開國偉大導師的鼓勵策勉頗多，在民國史上寫下重要的一頁。

民國十三年，甲子八月，江浙之戰，盧永祥給孫傳芳、齊燮元打垮了，浙滬又入直系範圍。

九月十三日，張作霖重組鎮威軍，自立為總司令，下設六軍，任姜登選、李景林、張學良、張作相、吳俊陞、許蘭洲為司令，總部設錦州，前線分三路，第一路由一、三兩軍向山海關進發，第二路由第二軍自錦州向朝陽進發，第三路由第六軍自開魯向朝陽進發，外加一枝亂糟糟的張宗昌直魯系隊伍，聲勢甚壯。

曹錕性急起來，速電催吳佩孚老弟，吳佩孚把奉張看成勁敵，以為他只會躺在大烟舖上發號施令，怎比得過我堂堂之陣，和拼命精神，無異拉枯摧朽，自以為垂手可勝，四照堂點將出師，想不到給馮玉祥拉了後腿。

### 少帥與馮玉祥換帖

馮玉祥既貪且狠，是個「三姓家奴」的坯子，楊宇霆幾經轉折，拿出五十萬元向他收買，他自持對曹錕吳佩孚立過大功，而始終沒有得到相當的酬報。正在久懷怨望，五十萬大洋錢，在當時是個不大不小的數目，竟被買動了。十月廿二日，來個「班師言和」，吳佩孚固然垮在他手裏，而奉張五十萬也買斷了馮玉祥的一切。

吳佩孚聽到馮軍倒戈，怕歸路切斷，遂將山海關戰線交張福來，彭壽莘，自己則由秦皇島回天津，奉軍方面是準備由張宗昌部隊接頭刀的。

不意戰局突變，渾頭渾腦的張宗昌竟做了先入關的要角，他且喊出「山東老鄉不打老鄉」的口號，吳佩孚的敗卒殘兵，大部份都被他吸收了，成了狗肉將軍的賭本。

馮玉祥返京幽曹（錕）駱李（彥青）之後，不待奉軍同意，公然宣佈組織政府，這在奉張父子看來，太不順眼。相傳有這麼一回事，張作霖到天津後，馮玉祥到恆紀德軍衣莊去拜會張雨帥，張作霖有烟癮，早上不起床，先由少帥接見，有心捉狹，見面後，他衝着馮玉祥問：「換草兒，吳子玉（佩孚）待你還不薄，你怎麼幹下這一手？」馮玉祥冷不防有這一問，弄得面紅耳赤，黃巢般面孔格外尷尬，竟答不出話來。

不一會，副官送上蘭譜，少帥向他又說：「咱們倆來換個譜兒罷！」馮玉祥只好就機行事，各填了譜，相對一揖之後，少帥說：「大哥，我父親親筋很古老，咱們停會兒進見時，還得行個大禮才好。」馮玉祥聽說要他矮下去，連忙說：「我是基督徒，不興拜跪，鞠躬如何？」少帥道：「咱們中國人，還是行中國禮好。」邊說邊挽着他的手進去，總算五十萬買了一對火腿。

直系倒後，奉張已是「天下莫強焉」了，當時不無「自王」之想，楊宇霆以奉軍入關佈置尙未就緒，再者馮系勢力也不可輕視，所以也附和着推段祺瑞出山，馮玉祥也勉強贊成，虧他捷足，政局處理，由他一手支配。

奉張對馮玉祥只是一時利害的結合，利益未能均沾，彼此鈎心鬥角，成為暗鬥之局，段執政未上台，致命問題，即是軍政費迄無着落，奉張

也不肯以分文接濟北京，關餘、鹽餘在外人手中，藉口中國還未產生合法政府，把持着不放。

馮玉祥高唱不擾民真愛民，但軍餉是現實問題，不能不顧，於是用了徐季龍等計畫，搜查清宮來解決軍費，同時，也增加了他們一班人的財富，這是後話。

段祺瑞的執政府，實際上是架在張作霖馮玉祥的槍尖之上，奉張在北平插不下手，便乘勢向長江流域進展，而段執政任命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，命張宗昌率大批奉軍南下，吳光新、張學良會同助戰，把齊燮元勢力掃蕩了，論功行賞，以張宗昌為蘇皖魯三省剿匪總司令駐徐州，旋任為山東督辦，鄭謙為江蘇省長；楊宇霆督蘇，姜登選督皖，這時奉軍的勢力，北自黑龍江，南至揚子江下游，可謂之為全盛時期。但盛極必衰，似為顛撲不破的道理，孫傳芳五省聯軍組成，賽諸葛遇見孫郎，急和鄭謙微服到滬，乘日船回大連，姜登選也不戰而退。勢力的馮玉祥，反奉態度也日漸露骨。

### 郭松齡倒戈的影響

奉軍對孫傳芳戰爭，馮玉祥以「中立」姿態出現，在包頭高唱和平；奉軍放棄蘇皖之後，他露了排奉面目，致函張作霖，說他「迷信權力」，雙方形勢起了惡化。總算段老總仍欲維持均勢政策，以津浦線歸奉，京漢線歸馮玉祥，長江歸舊直系，暫時相安。不料馮玉祥野心不戢，保持北京河南及熱察綏三特區之外，還有陝甘一帶，接受加拉罕盧布津助，並指有蘇俄外使，對於奉

軍威聲日深，更勸誘張部的郭松齡，授以倒戈戈鉢。郭松齡於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，在灤州發出倒戈不倒子的通電，一路勢如破竹，馮玉祥的錦囊計了之後，他沉不住氣，加遣一矢，勸奉張下野，且出兵五路進入熱河。奉張冷不防有此一着，勢窮力蹙，原有意願自動下野，請郭軍和平開入藩陽。

不料奇峯疊起，本來和郭松齡約好了的李景林，因老母在藩陽被做人質，總算怕殃及老娘親，中途變卦，和張宗昌合組直魯聯軍，以保境討馮玉祥為旗幟，在楊村馬廠和馮軍開火，截阻馮軍援郭。

那邊聽楊宇霆設策，通過日本的「滿洲派遣軍」白川大將的出面調停，趁這空隙，調動黑龍江吳大舌頭（俊陞）（當時任黑龍江督辦）的騎兵，在巨流河與郭軍一戰，郭松齡由大勝轉為慘敗，夫婦斷髮。奉天遂又化險為夷，馮玉祥以郭軍覆滅，擋不住奉魯吳三面逼迫，乃通電下野。

郭松齡的叛變，傷透了奉張的心，把馮玉祥恨得咬牙切齒。為表示恩怨分明，這一回虧吳俊陞率騎救馮，表示要讓位於吳俊陞。馮玉祥雖下野也不皖，嗾李景林電發其詐，直魯聯軍向直南反攻，並電吳佩孚言和。電告：「關內事請公主持，關外事由弟應付……」，各方化敵為友，只與馮玉祥為敵。

吳佩孚亦命寇英傑通電責馮玉祥：「巧於通飾，更肆毒謀，伏處平地密籌餉械」，這都不在話下，馮玉祥這時的確在勾結赤俄，實行以退為進

的策畫。國民軍退守南口後，段祺瑞也下野了，奔走奉直攜手的，主張張作霖與吳佩孚共同進京，商榷大計，經多日斡旋之後，兩人先後到達，商量定了由奉方供給新式武器和騎兵，交吳佩孚指揮，進攻南口。國民軍經不起猛攻，主力散亂，由石友三、韓復榘率領殘餘，向平綏線退却，為山西軍阻止，乃向閻錫山假投降，以待馮玉祥從蘇俄回來，再作道理。

### 貿然登台性情大變

但吳佩孚也陷於兩面作戰，汀泗橋敗於國民革命軍，威風和實力，都是江河日下，退至河南後，簡直潰不成軍，馮玉祥也從赤俄歸來，得了大批接濟，「五原督師」後，又聯上新雲鵬，吳佩孚只好退上嵩山，這邊唐生智入河南，閻錫山也出兵石家莊，奉軍見此情勢，乃決定放棄隴海線，退守河北。

在國民革命軍勢如破竹，奄有長江下游之際，孫傳芳、張宗昌等尙圖最後掙扎；於民國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擁戴張作霖為陸海軍大元帥，張作霖亦不暇細酌，貿然登台，當日即在懷仁堂就職，任潘復為國務總理，下設九部；軍事何豐林，外交王蔭泰，財政閻澤溥，內務沈瑞麟，司法姚震，教育劉哲，農工劉尚清，實業張景惠，交通常蔭槐。

這批名單一出，行情看低，一般都認為奉方已到了「日薄崦嵫」的形勢。從潘復算起都是二流以下的角色，如何提得起破碎的局面。但在他就職通電裏，也提到「服膺三民主義」的話，大

概就是作為過去三角聯盟的呼聲。而奉張既勝之日，少帥遲遲其來，快拍照了，他才從容出現，張宗昌向他說：「少帥，我們都在等你……」，張學良則答說：「我到中國大學參加三民主義研究會後來才來」。張作霖聽了只嘆了一聲，這也是日後東北省易幟的伏筆。

奉張之逐鹿關內，是重用新派以後，以致弄得騎虎難下，舊派大多不感興趣。記得吉林財政廳長榮厚到北京時，和幾個舊交譚宴中，大家談起時局，榮厚噁噁着說：「東北為富庶之區，現在富源開闢，還沒達到三分之一，即在關外勵精圖治，還怕力有未逮，何況還有強鄰狼顧虎視，防不勝防，我不知道他們跑進關內，來耀武揚威，打的是什麼主意！」

張作霖的大元帥府，成立不過一年，在這一年中，奉張的心理有些反常。他本來一向沉鬱，而變成卡急，他雖吸好大煙，但常服滋補，所以容光還是那麼煥發秀潤。此外，唯一的嗜好，就是打麻將，以前贏贏輸輸也就算了；自從踞促北都後，每賭必輸，輸了每每不肯休息，三天三夜都不罷手。有一次和張岱松（弧）、張景惠等搭起，輸了二十幾萬，已身倦神疲了，打出一張西風，眼皮即已垂下了，張岱松是贏家，也想乘機散局，但一半還是巴結老帥，便笑着說：「帥座倦了，請休息吧！」他却忽的瞪起眼來罵道：「媽拉個巴子，你怕我不給錢！來人哪，取支票簿來！」，隨手開了一張支票，扔在地下，怒沖沖的說：「拿去，從此不准再進來，滾吧！」張岱松也來不及分辯，只好就滾，這是一件事出

奇妙。

此外，還有李大劍等掛國民黨招牌，以共產黨資格，託庇於俄國使館，在北京文藝界活動。奉張因馮玉祥事銜恨「赤化」至極，知道馮玉祥李大劍是同路人，必欲得之而甘心。遂派出警員化裝車夫廚子，深入東交民巷（為各國使館居住處）潛伏包圍，全數捕擊，發交監獄，一律處死。

有人向張作霖進言，說我們就職通電不是有服膺「三民主義」嗎？殺李大劍是否會絕了對南



張作霖（前排左）與吳佩孚（前排右）合影。二排右起為張學良、張宗昌。

方之路？張作霖却瞪眼了：「這李鬍子（李大劍），他媽的，是什麼主義？」那人又請交付公開審判，再分別科刑，他更不耐煩的握着手說：「他媽拉個巴子，沒有一個是好的，統統幹掉算了」。於是李大劍等二十一人，遂無一倖免，這也說明他對蘇俄共產主義之憤恨到了極點，也是反共的先鋒。

### 處日俄間個性倔強

奉張以日俄之役起家，他這一系人物，對外交方面既「輕俄而略近親日」，這純屬於他們「先天性」略有的習性，包圍俄使館，逮捕李大劍，是他輕俄的說明。至於對日呢？當時日本蓄意攫取東北，將鄰邦的土地主權，硬說是日本的「生命線」，強築鐵道無以復加；海則據有旅順、大連，扼住三省咽喉，陸則一條南滿和安奉鐵道，橫衝直撞，人則流氓特務與駐屯軍聯成一氣，時時對北京政府及東北三省進行壓迫，虎視眈眈圖謀控制整個東北。

但張作霖這個人，人說他是軍閥則自認不諱，若夫作異國的傀儡來做賣國求榮的事，那他是絕對不肯幹的。日本人從前清以至從袁世凱手裏所

得到的東北權益，他還可能尊重，但日本人想從他手裏再多饒一點要一些，他也絕對不肯，這也表明他忠於國

家，捍衛國土的赤誠。

日本人總以為張姓天下之有今日，可以說是日本暗中支持的結果，對張作霖的頑倔，面目雖還未露獠牙，心裏總拴了個疙瘩。楊宇霆是留日派，是張作霖身邊唯一一紅人，但楊宇霆對日的手段，小處很聽日方的話，大處向老帥身上一推，不聞不問。

日本人慣用「一石二鳥」手段，遂假惺惺地有意無意慫恿奉軍軍頭張作霖他們一夥問鼎中原，理由是東省隔著一座山海關，也算天險之固，進取中原，可以伸展勢力到南中國。萬一失着了，退回來有老家可守，擺著英雄馬壯，人傑地靈，何樂不為？這種空氣由日本籍顧問們，吹向新派的軍人耳中，覺著有道理，透過老張也認為算無遺策。

却不料就是日本人的巧妙陰謀是：「第一，讓奉軍開進關內，勝算即留下，敗則自然淘汰，殘餘也不准回來；第二，把張家父子並具有新軍事學識一班人，望關內去發展，打天下，也忘不了日本的計謀政策，留下的舊派腦筋簡單，容易分化，時機一到，不容他們不就範」。

却不料這一狡計也有偏差，張等一些人自己有自己的算盤和尺度，日本人無時不想利用他，他却不肯痛痛快快地讓他利用，到了日本人認為張終不為利用的時候，遂不免出之於最後致命的舉了。

在革命軍勢力到達保定時，奉系便決定退往關外老家，而這時日本人却乘機對張來一次要脅。本來東省除了中東鐵路屬於俄國所有外，地方

僅有南滿及安東兩路；此外，長春至吉林的吉長路，是中國自築，但到敦化即止，從敦化經天圖至北韓的會理州，有三百餘里未修，日人稱為吉會路，屢次迫奉方與其訂約，准由日方出資修築，並由日方使用。

但奉張迄予推宕，日人所稱為「東北中日懸案」之一。北伐軍兵臨河北，日方知道奉系勢窮力蹙，以為不能，也不會聽話了。於是日使芳澤謙吉向楊宇霆當面交涉，說如能答允日方條件，日方將以實力阻止南軍過石家莊，保存奉方在華北地盤，並個人守在楊宇霆宅中，兩日兩夜，非得到他和張作霖商量最後的確實答復不走。

### 芳澤謙吉的一席話

在軍務倥傯中，發生外交問題，楊宇霆被迫得有對張去商量。二人商量之下，認為東北是奉軍的根據地，旅大兩港南滿安奉兩線既在日人掌握，吉會是東北側門，若再歸日方，便整個江山將被受控制了。

往時，日本經南韓轉安奉路至北滿，需要九十六個小時，倘吉會三百里開通，從日本北部運兵至清津港接連至北滿，可以縮短一半時間。再者赤俄新起，繼承帝俄權利，掌握中東路，正待機向滿伸展，如允許了日方，而可能引起俄方糾纏，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

張作霖遂下了決心，便囑楊宇霆回覆芳澤：「現在忙不過來，只好留到本人返奉時再說，如新政府成立，日本以外交方式，正式對中央政府提出，更是名正言順；至於由日方出兵石家莊阻

止南軍一事，我們中國人，打來打去，都是中國人，十幾年來還不是那回事，我張作霖今日出關，明天又可以進關。中國內戰，還是免勞日方費心！」

楊宇霆回到家裏，便把話一五一十告訴了芳澤，芳澤一聽，顏色忽然一變，還對楊說：「這話是大元帥說的？」楊宇霆回說：「老帥脾氣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他說一句，我方敢傳一句」。

芳澤聽後十分驚惶，隨即匆匆離去。隔了一日，又去找張作霖，勸告他說：「東北治安，可保無事，絕不致有後顧之憂，倒是正面局勢的發展，宜加注視，大元帥應該雍容坐鎮，似不可輕離，使北京陷於羣龍無首之局。況且探得革命軍在京奉路遍佈刺客，危機四伏，更要請大元帥斟酌考慮。……」

張作霖心裏正煩着，對芳澤一番話，只認為日本人慣用的亂造謠言或恐嚇手段，不予理會。芳澤退出後，遇見王蔭泰一些人，還在閑談中，吐露着此行歸去保不定會出什麼事的話語。實則當芳澤電向本國報告張帥不允答應修築吉會路條件，日方知張不受制，即決定對張進行處置。——這是由日本人口中即為對奉張「懲膺」，決心置之於死地。

### 皇姑屯事件的餘波

民國十七年六月二日，張作霖卸下大元帥大纛後，即退歸關外。三日乘了特別專車離了北京，四日上午六時，車至瀋陽郊外京奉路和南滿路交叉點的皇姑屯，此處應待換車。奉天省長劉尚

清，鎮威上將軍等參謀長顧士毅，聞訃率全城文武官員在城內歡迎。吳俊陞先於四日清晨趕到皇姑屯去迎接，並同車進城。

大家正在鵲候期間，忽聽遠處一聲巨響，黑烟冲天，知道是出了事，於是急忙趕到現場。原來張作霖所乘的藍鋼專車，剛一駛過南滿橋洞，吳和張當時尚在車中高談闊論，想不到炸彈即從吳的座位下爆炸，張的臉皮被爆炸碎片襲擊，血流不止。軍署隨從立即將他昇回，他尚手掩傷處，忍痛呻吟。

到了府中，張作霖說：「即刻通知小六子（學良小名）快回來！」繼而又說：「給我裝烟！」言還未完人已不支。這一以抗俄出身，而堅不親日，保衛東北疆土的張作霖，遂與世長辭。論起來，此人在東北史上，可算得英雄好漢。

在張學良返回瀋陽之後，立即宣揚張作霖僅受輕傷，正積極延醫療治，不日可癒。而日方原有意在炸死張作霖混亂中，乘機而起，圖謀不規。而張學良這一隱瞞急智，却平穩了局勢，悉心佈署，嚴予防範，使得日方一時無計可施。經過一段時期後，始將張作霖死亡消息發佈出來，這總算救了東北一場浩劫。

然而日本並不甘心，經過一番週折，終於發動了東北九一八事變，為了不易吃掉強悍不屈不撓的北方佬，只有組織偽滿傀儡政府，積極在東北各省實行它進一步侵略中國的陰謀詭計，而蘇俄亦暗中支持中國共黨作亂，這都是使得中國國土不安的來由。

(未完待續)